

由，否定國會所制定的關於地方政府的一般法則是一種中央控制，我們也可以同樣的理由，否定中央政府以制定一般行政命令來做中央控制的手段。一般行政命令與法律雖在形式上是有差別的，但它們是具有相同的實質；換言之，如果它們的內容是有關地方政府的話，它們便都成爲地方政府的法律根據，不論其出自行政機關或否，都不可能是中央控制的手段。控制祇是對個別情形而言的，而一般行政命令的制定却是對於不特定的情形加以規定或限制。控制有它的個別的具

論中越法的關係

陳序經

體的對象，而一般行政命令却祇具有一般的不特定的對象。具體的說，中央政府任地方官員是中央控制權的行使，而中央政府以一般行政命令來規定地方官員的任用資格，却是另外一種權力的行使。後一種權力的行使則形成了地方政府的一部份的法律根據，因爲前者是個別的，而後者是一般的。學者們對於中央控制的手段的這一個特質多未加以判定，因此我們便難以根據他們的分析，來作關於中央控制的性質的一般的討論。

很不耐煩，很爲緊張，充分的表徵越南而尤其是越北目下的局勢。

這三位兵士，代表了三種民族，三個國家，三種情緒，三個地位，以至於這三方面的關係。我的朋友說：「這是中越法的交叉點」。我回答道：「這也是一國三公的局面」。

這條海陽橋本來是在法國人統治越南的時期所建築的。自日本佔據越北之後，自然是由日本人去管理。可是因爲盟軍的飛機常常去炸，直到日本投降後的時候，海陽橋斷了三分之一。是一個多月以前，纔由中國的在越南接受日本投降的當局去修理起來，使往來河內與海防之間的火車汽車，可以直駛而無阻。

三月二十六日的清晨，我與友人從海防乘車到河內的時候，路過海陽橋，看見了橋的兩端，各有三個兵士。我記得數天前，我從河內乘車到海防的時候，並沒有這種現象，然而現在却是這樣。這三位兵士，一是越南的，一是法國的，一是中國的。法國與越南的兵士，站在橋的兩旁，相對而立，而中國的兵士，不知是很湊巧的，或是有意的，站在這兩者之間，處於中立的地位。三者在距離上，並不很遠，然而除了大家互相注視之外，靜默的無一言。自然的，這位中國兵士，既不懂得說越南話或法國話，這位安南兵士，也不見得能說中國話或法國話。至於那位法國兵士，也不見得能說中國話或安南話。所以就使他們而想談起話，也不可能。

在他們的靜默的情境中，好像又有了一種幽閒的態度。因爲大家並不嚴格的去立正，而有些隨便的去休息。然而這裏所說的靜默的情境與幽閒的態度，恐怕只是一種外表的看法，在內心上，他們也許是

的是爲了軍事上的交通。在中國軍隊尚未完全撤退之前，中國方面無疑的要保持這個交通要點，所以派兵守護。最近來，法國根據了中法條約，派兵來越北接防，他們爲了要想保持海防與河內的交通線，所以對於這個要點，也派兵守護。至於越南方面，現在已有其政府，要求獨立，而且他們以爲越南是越南人的越南，海陽橋也不能算作例

外，所以他們也派了兵士去守護這個要點。

所以，海陽橋成爲三種民族與三個國家的交會點。

海陽橋固是這樣，整個越北，又何嘗不是這樣？這一篇談中越法的關係的文章之所以從海陽橋說起，並非沒有意義的。

一一

我們知道，海陽橋是差不多位在海防與河內的中間。從海防到河內，公路途程是一百零四公里。從海防到海陽橋是四十六公里。海陽橋離海陽省的省會只有三公里。海陽橋之所以得名，大概就是因爲牠是在海陽橋境內，而尤其是因爲牠是靠近海陽省會。

海陽是越北出米很多的區域，也可以說是越北富庶的地方。然而這個地方之所以產米很多，與比較富庶，是因爲牠是處在紅河的下游，而得了紅河的水利的灌溉。

紅河是越北的大河流。這條河流，在越北，不只對於海陽有了很多的好處，而對於整個越北的經濟上，也有了莫大的關係。因爲除了灌溉這裏的很多田園之外，在交通上，也有很大的效用，所以在河的兩旁，既有了千畝萬頃與每年收穫數次的肥田，在紅河中，又有累千累百的汽船木筏。在從前鐵道公路尚未建築的時候，紅河及其支流，實爲越法的交通的要道。

紅河是發源於我國。在我國的雲南，這就是這條河的上游，是叫作富良江。富良江與紅河名稱雖異，江河却同一條。所以不盡紅河滾滾來的海陽橋下的江水，無非就是來自雲南的富良江。假使飲水應該思源的話，越南人是不會忘記這條水源的。

除了這一條河之外，在越南還有一條大河，這就是湄公河。湄公河也是來自我國雲南的瀾滄江。這條河在越南的西北部，是越南與暹羅的界線，而在越南的南部，是經金塔與西貢而出海。這是在越南的最大與最長的河流，在越南的農產與交通上之重要，更爲顯明。

越南的最大河流，固是發源於我國雲南，越南西北部的大山，也

可以說是我國山脈的支派。在老撾的北部，羣山起伏，是與我國西藏的連貫南下的橫斷山稜相接，其高度自三千尺至八千尺，這不只是越南其他山脈的所從出，而且是印度支那的屋脊。

不但這樣，從地理上看起來，越南北部是與我國西南各省毗連。廣東、廣西、與雲南三省，都與越南接壤。在雲南，除了紅河上游可以駛行小舟之外，又有滇越鐵路。從昆明直通海防，這是我國西南的交通要道。在廣西，從南寧到海防，有了公路。至於廣東的西南角的東興之於越南的邊境，也只隔了一衣帶水，在抗戰時期，是中越的交通孔道。

至若越北的氣候之於我國西南各省也較爲相近，而比於越南的南部的四時皆夏，則相差較遠。

在地理上，中國之於越南的關係的密切，既如上面所說，在歷史，這兩者的關係的密切，尤爲顯著。

據漢書南蠻傳裏說，交趾之南的越裳國，曾於周公攝政的第六年，派使者到中國朝貢。周公因爲其使者忘記了回程，乃製造指南車給與他們。到了秦的時候，秦始皇征平中國的西南，置桂林象郡，這是包括了現在的越南的一大部分疆域。從此以後，越南遂入了中國的版圖。

漢朝初年，越南也是中國的屬國。漢武帝平南越，置交州刺史。安南分爲交趾（現在的北圻），九真（現在的清化又安），與日南（現在的中圻）三郡。東漢初年，交趾反叛，光武命馬援去征伐日南，立了銅柱而還，從漢代而至三國、兩晉、南北朝、以及隋、唐、越南，雖有時反叛，然而不久又被平定，故始終爲中國的版圖的一部分。唐太宗時，交州隸於嶺南道，但是又以交州距離政治中心較遠，因復置安南都護府以治理交州，這可以說是安南這個名詞的原始。

到了五代的時候，越南乘了中國本部的紊亂而變亂。後來在宋太祖開寶六年（西曆九七三），驩州刺史丁部領自號盟越帝，脫離中國而獨立，建立安南的丁朝。此後數百年間，有時內附，有時反叛，到

了明政通的時候，安南黎李處反會諸言而被擄六年，明政通於一四〇六年遣大軍征伐越南，佔其國都，並追獲黎氏父子，押送到燕京。

安南在這個時候，又改爲交趾，置布政司，並設郡縣。同時，對於四書五經，又極力提倡，而衣服以及好多習俗，也跟着明代。

安南經過明朝這一次的征服之後，反叛之事雖數見不鮮，然除較短的時間外，總爲明廷所征服。至於清初，安南入貢，乾隆時代，因爲安南內亂，清廷曾命兩廣總督孫士毅督大軍去征伐，佔據東京，阮文惠出走。後來阮文惠雖乘了孫士毅的不備而攻敗士毅，可是文惠既據東京之後，又遣使入貢，稱臣賠罪。清廷以不願勞民傷財，遠征邊地，因封文惠爲安南王。

總而言之，安南自秦置爲象郡之後，本爲中國疆土的一部份，後來雖有時變亂，自立王國，然仍爲中國藩屬。明代還爲中國的郡縣，清代又自稱爲臣屬。但是自法國的勢力侵入越南之後，安南既爲法國所蠶食，而中越的數千年來的歷史上的密切的關係，也因之而變更。關於這一點，我們在下面當加以敘述。

中越在地理上，在歷史上，其關係的密切，固像上面所說，在民族上，兩者的關係，也至爲密切。

傳說「高辛氏之犬，應懸諭令，啣吳將軍頭詣軍前，帝女遂從之入山，生子女六人，自行婚配，繁衍衆多，始於湖南長沙武夷後經桂省而至越。」這種傳說，不易置信，然而越南民族之於中國民族，在血統上既有了密切關係，在相處之間，又能和好，是無可疑的。

因爲越南是中國的郡縣，越南民族也可以說是中國人，而況自周秦以後，北方漢族之遷移於越南的，更不知多少。馬援之征伐越南，其好多部下，就留在越南。後來有人叫他們爲馬留人。他們既皆爲軍隊，那麼他們決不會攜眷去征伐越南，而此後世世相傳，又無疑的是與了土人結婚，而始能有了後裔。

又據史書所載，歷史上的不少罪人之到越南的，代代都有，而或宦或商之居留於這個地方，更爲不少。又在朝代交替的時候，忠臣烈

士之不願服事後代或外族君主，而跑到這箇地方的，更爲不少。故華越血統之互相混合，由來已久。所以，兩種民族在血統上的關係，是很爲密切的。

直到近代，在越南的華僑之娶越南婦女的，爲數很多。越南婦女比之越南男子，勤勞得多。華僑之娶土人女子的，後者不只是對於家中一切，可以管理，就是對於經商或其他的職業，也能給予很大的幫忙。這種家庭，傳之數代，就不容易分別其爲華僑或爲土人。

而況，在事實上，除了很多的華僑之外，在越北而尤其在中越交界的各處，好多所謂安南人，根本就是中國人。他們不只是體格上是中國人，就是語言風俗，也是近於中國。

又況，事實上，除了安南人的體格稍爲矮小之外，他們之於中國人，根本上就沒有什麼的差異。所以，不只一般西洋人辨不出來中國人與安南人，就是中國人對於這兩種的區別，也不容易分出來。我們在安南，能夠說某人爲中國人或安南人，而尤其是對於這兩種女子的區別，主要是由於服裝上的差異，而非由於體格上的差異。至於安南的男子之不穿安南衣服而穿西服，則其與中國人，根本就不容易區別了。

總而言之，華越民族，因爲地理的接壤，歷史的關係，以至於華族的南遷，與兩族的互婚，結果是使兩種民族，久已混合，因此之故，所謂中越人民的分別，與其說是種族上的差異，不如說是在政治上，兩者屬於兩個不同的政治團體，質言之，就是兩個不同的國家。

二二

因爲有了上面各種的關係，所以中越兩種民族，在平日相處之間，是較爲和好。我們讀了中越的關係史，知道越南若有了變亂，而以干戈與中國相見，主要的乃兩國的政府與政府間的爭執，而非兩國的人民與人民間的衝突。大致上，我們可以說，數千年來這兩國的人民之相處，是相安無事。因此之故，在歷史上，很少有了越南人排斥

華僑的事件的發生，要是有了，那是多發生於法國佔領越南之後。

爲什麼法國佔領越南之後，却有了排斥華僑的事件的發生呢？主要的，我們可以說，是由於法國人排華，而非越南人排華。法國人爲什麼要排華呢？照我看起來，至少有了兩個理由。

第一，我們知道，在法國未佔越南之前，我國人之在越南的，只是在經濟上，已有了優越地位，就是在政治上，也有了優越的地位。越南的北圻中圻，從來不是中國的郡縣，也是中國的屬國，在南圻像在河仙，在清的中葉，也爲國人鄭玖及其後代所管理。至於經濟上，國人之在這個地方經商或種植而致富的，並不乏人。法國人對於國人之在越南的優越的政治的地位，當然極力去打破，因爲他們要統治安南，就不得不排除中國在越南的政治的力量。一八八四年的中法之戰，也是爲了這個原故。這次戰爭以後，而尤其是一八八五年的中法在天津所簽的條約之後，法國得了中國承認安南乃法國的屬國，中國在安南的力量雖因之而中輟，然而此後我國人之在安南的經濟的力量，不只因之而減少，反因之而增加。

原來，法國在佔據越南的初期，因爲要想開闢安南各處，除了處處需要人工之外，對於發展商業實業，也極力鼓勵。華僑之在南洋各處的，對於這些工作，既早有成績，法國人爲要使安南繁榮，又不得不鼓勵華僑到安南。

但是華僑既日來日多，而在經濟上的力量，又愈趨愈大。於是法國人又不得不有所顧忌。因此之故，他們對於華僑的入口，又加以種種的限制，而對於已在安南居留的華僑，除了增加了人頭稅外，又通過了好多條例，如中國人不准購買田地等等，目的無非要限制華僑的經濟的力量發展。

法國人既佔據我國的屬國，消滅了我國在安南的政治的勢力，到了安南的開關已達到相當的程度的時候，他們又以爲可以不必再去利用推行，因而對於華僑的經濟的發展，以至國人之擬到越南的，又加以嚴格的限制，目的無非是要使法國人，無論在經濟上，在政治上，

都能達到壟斷的地位。

除了上面所說的法國人在越南的排華的原因之外，法國人在越南之所以要排華，還有一個原因。原來自法國人統治安南之後，對於安南人的管制，日來日嚴，虐待日趨日甚。安南人雖憚於武力淫威之下，然數十年反抗法國的運動，也數見不鮮，而尤其是近數十年來，安南人的智識逐漸發展，民族主義與國家思想，也逐漸澎漲。他們明白近代歐洲，而尤其是法國的民族主義、國家思想、以至民主政體，革命運動的發達，也不過是近數百年來的事。比方法國之脫離羅馬帝國，法國之變爲民主國家，均非久遠的事。法國人自己從前既也受過外族的統治，受過專制政體的壓迫，那麼現在法國又以外族與專制去統治安南。己所不欲，勿施於人，然則法國人之統治安南，是違反了爲世所贊慕的人權宣言了。

因此之故，安南人不但要求安南要民主，而且要求安南要獨立。在理論上，法國人之統治安南，既不能自圓其說，在政策上，他們又不得不找出一個代罪的羔羊以轉移安南人的反法的注意力，華僑就變爲這個替罪的羔羊。

法國人在越南通過了好多條例，限制華僑，在表面上是說他們之所以這樣的作，是爲了保護安南人的利益起見。比方，不許華僑置田產，是怕田產都爲華僑所購買，而使土人無田可耕，就是一個例子。他們既是爲了保護安南人而這樣的作，就可見得他們之爲安南人而求幸福的苦心。

自然的，有了一些的安南人，也中了這種政策的毒，而仇視華僑。同時，也有了一些的華僑，不深究底蘊，見得安南人仇視華僑，遂以爲排華舉動，乃完全由安南人主動，因而使中越兩國人民，有了不少的誤會。其實，這都是中了法國人的計，因爲他們所希望的结果，是安南人的排華的情緒愈高，則反法的心理愈減。

其實，只要一般安南的人士，頭腦冷靜的一想，就能看破了這種政策。中越的密切關係，既並非始於法國佔據安南之後，而在歷史

上，華僑之居留安南的，一向就與越南人和好。以前的中國之在安南的政治力量，既早為法國人所消滅，而近代的華僑之在越南的一些經濟力量，又為殖民地政府的苛捐雜稅所侵蝕。越南的華僑的人口，數目比之南洋其他各處像暹羅像馬來半島又少得多，華僑之在越南的，不外是圖謀生活，政治上的野心，是完全沒有。連了這次中國軍隊到了越北，接受日本投降事宜，中國政府也並不因此而有久佔越北的心理，所以最近來越南的民衆對於華僑，更加親善，而使法國今後不易離開了中越人民的感情。

假使我們從文化方面來看，中越兩國的關係的密切，更為顯著。

據說在秦的末年，南海郡尉趙陀乘中原之亂，而自稱為趙南王，這就是越南史所稱的趙武帝，他建都於番禺，而據有越南的地方，因而傳播中國文化到越南。中國文字之為越南所採用，也是始於這個時候。我們知道，文字是文化的要素，越南在這個時候，既已採用中國的文字，那麼中國的文化之其他方面之輸入越南，是無可疑的，雖則在當時我國文化之在越南，並未見得很為普遍罷。

到了東漢的初年，中國對於傳播文化到越南，取了積極的政策，因而越南華化，愈為顯明。後漢書南蠻傳中說及越南華化的有了一段，今錄之於后：

人如禽獸，長幼無別，項髻徒跣，以布貫頭而著之，後頗徙中國罪人雜居其間，乃稍知言語，漸見禮化。光武中興，錫光為交趾任延守九真，於是教其耕稼，制為冠履，初設媒娉，始知姻娶，建立學校，導之禮義。

從這一段話裏，我們知道除了文字語言之外，中國的禮儀姻娶，以至於教育制度，農耕方法，也傳入越南。

自漢代以後，越南在長期中，既為中國版圖的一部分，其文化之為中國文化，是自然而然的。而況，在明的時代，在越南對於四書五經之誦讀，又積極提倡，而衣服裝飾，也又從了明制，所以越南的華化的程度，更為深刻。

自法國統治越南之後，極力去提倡西化，而數十年間，越南的文字，也用了羅馬字母。然而直到現在，凡是到了越南各處的人，總可以隨時隨地，見得中國文化之在越南的留痕。房舍而尤其是廟宇，是模仿了中國的樣式，所謂貽文弄墨的對聯，又像有求必應的牌額，北至河內，南至河仙，都可以看到。此外，社會制度，以至於所謂種種的精神文化，也尚遺傳到今日的，不可勝舉。

其實，在五十歲以上的安南人士，還有很多能閱讀中國的書籍，與運用中國的文字。所以中國人之到安南而不懂安南方言的，遇着年紀較老的人們，用筆問答，可以達意。

最近來，國軍到了越北，安南人反法的運動，愈趨激烈，法文又少見起來。招牌標語，除了用安南文字之外，中國文字也到處可見。現在法國又到越北了，法文也許又要時興起來，然而深染華化的越南，對於中國文化，是不容易在短期中忘記的。

四

上面是說中越的關係的密切，至於中國之為了越南而與法國所發生的關係，又怎麼樣呢？

簡單的說，這是一種不幸的關係，這是一部爭鬪的歷史。

法國之侵略安南，是始於一七八七年（乾隆五十二年），安南嘉隆王之受法國在安南傳教的教士彼諾（Pigneau de Béhaine）的勸請，而派其年甫六歲的幼子，與彼諾到巴黎去乞師於法國路易十六，而訂了法越攻守同盟的條約。嘉隆王的復國之得力於法國的幫忙，固是微乎其微，然而有了這個條約，法國遂得以藉口而侵略越南。關於法國之侵略越南的史路，我們當在下面加以敘述，我們在這裏只要指出，法國既佔據了南圻，又進而爭奪中圻，再進而搜取北圻。到了一八八三年（光緒九年），法國強迫安南在順化簽了所謂哈爾曼（Harmard）條約之後，安南可以說是被法國所滅亡了。

清廷在乾隆的末年，既享了長期的昇平，而對外取了傲視與蔑視

的態度，所以對於法國人之在越南的南部的侵略的舉動，完全沒有注意，那知差不多一百年後，法國人不但佔了南圻與中圻，而且佔了北圻。越北是與中國的西南各省毗連，法國人的勢力既到了越北，結果是敲了中國的西南的門戶。

到了這個時候，中國不能不醒了。

我們應當指出，在一八七四年（同治十三年），法國與越南訂了西貢條約以至一八八二年法國佔了河內的時候，中國均有抗議，其抗議的理由，是越南是中國的屬國，法國既佔了安南，對於中國在安南的地位，却完全抹殺。

然而直到一八八三年，中國纔派軍隊去越北。法國人見了中國派軍隊到北圻，他們在一八八四年二月間，也派了二萬五千兵到越北，因此遂引起在越南的中法戰爭。

一八八四年三月，中國軍隊與法國軍隊在北寧相接觸，不久，中國軍隊因為人少械乏，而退到興安，法軍追圍，於九月佔了北寧，中國軍隊既被迫而退到紅河的上游，李鴻章遂在天津與法國海軍總兵孚尼埃（Fournier）立約，由中國撤退北圻的軍隊。

這是表明中國放棄越南而使法國去獨霸。可是，在那個時候交通很不方便，公文來往，須費時日，李鴻章雖然與法人在天津立約，中國在越北的軍隊並未接到政府的撤退命令，所以法國軍隊到諒山接收時，中國軍隊遂拒之，而第二次的中法戰事又開。

法國軍隊到諒山接收而被中國軍隊的抗拒，使前者死傷相當的多，法國又因此而藉口，要求中國賠款，中國既不允，兩國的第二次戰事又開始了。

這次戰事開始之後，法國不只在越北與中國打仗，而且派其水師去攻我台灣福州等處，但是當越北的法軍入鎮南關時，馮子材率兵大敗了法軍，法軍司令尼格亞（De Negier），負傷而退兵，馮子材的軍隊却乘勝而追到諒山，這是一個大勝利。據說這個消息傳到巴黎，法國的內閣總理斐爾理（Ferey）並且因之而辭職。

中國公使會紀澤在這個時候，正在法國，他由巴黎電告我國政府，請勿立即與法國講和，而喪失權利，但是李鴻章一向是主和的，因與法國駐華公使又重訂了天津條約。其內容的要點，是中國承認法國與安南在順化所訂的條約，這是承認安南為法國的保護國，同時，又開老開諒山為商埠。此外，又規定如中國南部要築路，中國須用法國人，同時法方撤退了在基隆澎湖的軍隊。

這個條約，不只是使中國放棄了在越南的一切權利，而且使中國的南部成為法國的勢力範圍。此後，滇越鐵道的建築，也可以說是根據了這個條約的，而開法國人在數十年來對於西南諸省的侵略的政策之漸。所以，法國之在雲南的特殊地位，以至於後來來的廣州灣的租借，都可以溯源於這個條約。

馮子材的軍隊，在那個時候，能否乘勝而直趨東京，能否去長久抵抗法國，中國沿海一帶，能否堅守，中法戰爭，是否要再擴大，都是難於置答的問題。但是中國軍隊正在勝利與法國本國正在倒閉的時候，李鴻章却簽喪失國權的條約，這是當時以及後來的一般人士所不能諒解的。

自從這個條約簽訂之後，中國完全失了統治安南的權利，而法國也實現了佔據安南的野心。安南從此就亡於法國。有些安南人，還怪了中國，因為他們以為這也是中國出賣了他們。自然的，法國與安南在一八八三年在西貢所訂的哈爾曼條約，是安南政府出賣安南的條約，而有些安南人以為安南既本為中國的藩屬，在中國戰敗的時候，安南固不得不屈服於法國，可是在中國戰勝的時候，也要簽了放棄安南的條約。這又是當時的以及後來的一些安南人士所不能諒解的。

安南既亡於法國，中國的西南各省遂成為法國人的勢力範圍。

上面是說明歷史上的中法之關於越南而引起的關係，我們現在且來看看越南之亡於法國的史略。

我們已指出，一七八七年的嘉隆王，因向法國乞師而訂了法越同盟條約。這個同盟條約的內容，是法國派軍艦三十艘，歐洲陸軍軍

隊，殖民地陸軍二隊，以及軍的軍餉軍械去幫忙王阮福映去復國。嘉隆王答應了法國在他的軍隊中，由法國人去充任官長，同時又允法國在安南的領事裁判權，全越南的伐木權，此外還答應法國派海軍一隊，永遠駐在南圻，並且割讓會安港與崑崙島與法國。

不但這樣，這個攻守同盟條約又規定，假使法國與英國在印度或印度支那有了戰事，越南供給陸軍六萬人，同時法國也能在越南招一萬四千人越南兵士，以參加戰爭。

事實上，這是阮福映的一個賣國求榮的條約，而不是法越攻守同盟的條約。我們現在到了河內，走在嘉隆街上，還免不了想起這位賣國求榮的君主，然而法國人却把他來當爲法國的好友而加以紀念。

這個條約，並未實行，然不夠兩年，法國本國，却有了掀天動地的革命。法國已自顧不暇，而福映還在暹羅那個富國島上，希望法國大軍東來，幫忙他去復其王位。

代表福映簽訂這個條約的法國教士彼諾，從法國東返的時候，既正是法國大亂的日子，所謂法國派遣大軍去幫忙他復國的計劃，却不能實現。事實上，他在法國只得了志願軍官二十餘人，到了印度的時候，又遊說了法國屬地的總督，派了軍艦兩艘。

法國的志願軍官與兩艘軍艦到了西貢的時候，阮福映在這個地方已佔了根據地。雖然法國軍官與軍艦的抵達，增加了阮氏的聲勢，但是實際上，他之所以能夠復國，還是靠了他自己，與擁護他的人們的力量。

到了一七九九年（嘉慶四年），阮福映統一了越南，而自稱爲大南皇帝，並且遣使到北京朝貢，他當時的野心很大，要以南越爲國名，但是清廷以南越在古代乃包括兩廣這兩省，不許他這樣稱呼，所以他又不得不改爲越南，而自稱爲越南王。

阮福映在位的時候，以至於他卒的一年（一八二〇），法國本國經了革命的大亂，又受了拿破崙的慘敗，法國當然無暇思及法越的攻守同盟條約，然而自他死後，在其子明命王福皎在位的時候，法國對

於侵略越南的野心，又活動起來。

一八三一年，法國派了使者到越南，要求越南實行一七八七年在巴黎所簽訂的法越攻守同盟條約。明命王不理會他，法國使者沒有辦法，只好回國。到了一八四〇年，法國藉口越南虐待法國教士，乃派兵去攻會安，結果是越南大敗。這次越南大敗之後，法國軍隊雖不佔據會安而去，然而法國對於越南的虛實既知之較詳，而對於侵略越南的企圖，操之愈切。

在越南方面，經過這次失敗之後，對於仇視法人的心理，愈爲加強。到了嗣德王就位之後，虐待法國教士的舉動，又因之而愈多。一八五八年，法國乃與西班牙聯軍而侵犯越南，並且佔據了會安。後來又攻取西貢，可是他們的兵力單薄，不能再進，反使越南乘機而封鎖他們。

一八六一年，法國派查爾諾（Charnier）率軍去援救西貢的法軍，把安南的軍隊擊退，又佔領了美萩。同時，在北圻的越奸黎興又勾結了天主教徒，乘機作亂，響應南部的法軍。嗣德王不得已而與法國訂了西貢條約，其要點除了規定安南政府不得虐待基督教徒之外，又迫安南割南圻邊和、定祥、嘉定三省，及崑崙島於法國。此外，又准法國軍艦商船自由航行於湄公河及其支流，並開會安廣和爲商埠，准法國與西班牙通商。安南政府又賠償法國四千萬元。

這是安南因戰敗而割地賠款的條約。六年後（一八六七）法國又併吞了南圻的永隆、江安、河仙三省，使整個南圻入了法國之手。

法國佔了南圻，還不满意。一八七四年，又強迫了安南訂立第二次西貢條約，其要點除了確定南圻六省完全由法國管理之外，又強迫越南允許法國開放紅河，使各國商船得自由航行，並在北圻開闢商埠三處。法國除了設置領事之外，還駐一百名以下的衛兵。

一八八〇年，法國就根據了這個條約而派衛兵到海防與河內。同時又派兵去順化與會安駐札。越南人因而仇恨法國愈甚，乃利用黑旗黨首領劉永福去招兵驅逐法人。法國軍隊在北圻雖屢遭永福的攻擊而

失利，乃改變戰略而攻陷順化。安南人因嗣德王的逝世，有了繼嗣的爭鬪，使法人乘機而強迫越南訂了順化條約，這就是一八八三年所訂的哈爾曼條約，這也就是越南人的賣身契。因為這個條約，規定安南爲法國的保護國，不只外交事務，關稅事務，與內外交涉的司法事務，均由法國去管，就是大市的警察、稅務、以至安南官吏，也由法國去管了。

五

上面所說的中越法的關係，乃偏於歷史方面的敘述，我們現在要來談談近來而尤其是自日本投降以後的中越法的關係。

自日本投降以後，同盟國方面，要中國軍隊到越北接受投降事宜，這是安南的中越法的關係的一個新紀元。

法國也是同盟國之一，越南在日本人尚未佔據之前，既爲法國的殖民地，爲什麼不由法國去接受日本投降事宜，而要中國去接受呢？

這是一個重要的問題。然而這個問題的回答，是至爲簡單，因爲日本並不向法國投降，而乃向美蘇英中四國投降。因此之故，越南的接受投降事宜，在越南的南部是由英國去辦理，而在越南的北部却由中國去辦理。爲什麼越南的接受投降事宜不由中國去辦理而必由中國與英國去辦理，我們不欲在這裏加以論列。我們所要說明的，是由中國的接受投降而引起了中越法的三方面的關係，以及其所發生的一些重要的問題。

因爲日本並非向法國投降，所以越南在過去雖爲法國的殖民地，法國却不能去接受日本的投降。

爲了這個原故，直到現在，法國人之在越南的，要想直接去報復日本人在佔據越南的時期而虐待法國人，都爲日本人所反抗。照日本說：他們並非向法國投降，所以不能容忍法國人對於他們有所虐待。一個法軍官與一個中國軍官行到一個日本的兵士的前面，後者只向中國軍官行敬禮，而不向法國軍官行敬禮，法國軍官假使爲了這個原

故，而賞了他一個耳光，這個日本兵士就很不客氣的去還打一拳。他的理由就是：日本並非投降法國，所以用不着向法國軍官行敬禮。

在日本佔據越南的時候，日本人有時要法國人去向着日本人去行鞠躬禮，現在日本敗了，法國也以爲日本人見了法國人，也要還以鞠躬禮，然而日本人並不這樣去做，法國人若因此而加以非禮於日本人，日本人又必反抗，他的理由也是：日本並非投降法國，所以用不着向法國人客氣。

自日本投降之後而到越北的人們，纔會聽見類似這些的例子。同時，也表示在越南接受日本投降的事宜，是中英兩國而非法國。其實，日本人雖然是敗了，在越南的日本人，照舊的看不起法國人。因爲他們以爲法國不曾經慘敗於德國而亡國，而且慘敗於日本而被日本所統治。日本現在雖敗，然而並非敗於法國。

我在河內的時候，有人告訴我這樣一個故事：日本投降之後，法國在河內的代表團，立刻搬進河內以前的總督府裏辦公。有一天，美國的在河內的軍事當局，告訴法國的代表團說：「這個地方是最高的軍事當局的辦公處，現在越南的接受日本投降事宜，既由中國軍隊辦理，這個地方，應該由中國的軍事領袖去佔用，最好請你們遷出這個地方。」

法國的代表團說：

我國也是同盟國之一，這是從前越南總督所用的衙門，我們現在代表法國，自然有權去用這個地方。

據說美國人告訴他們道：

我們不管別的，要請你們在今日下午某時以前遷出。你們能夠自己遷出，那是很好，假使不是這樣做，那麼屆時，我們也要替你們遷出。

據說法國沒有辦法，只好在指定的時間之前遷出。

這段故事，是否真實，我在這裏沒有法子而且也不願意去證明，不過這個總督衙門，是由我國的第一方面軍把來作總司令部，而且照

理來說，日本既非向法國投降，而乃向中國投降，那麼日本人離開這個衙門的時候，應該由中國去接受，也是無可疑的。

其實，這個總督署，正像海陽橋一樣，十足徵象了今日的中越法的關係與越南的問題。

這是一座偉大的建築，在過去，既是統治越南的頭腦，在以後，也是越法爭持的焦點。中國的軍事領袖，現在雖在這裏，但是最近的中法條約簽訂之後，中國軍隊已開始撤退，待到中國軍隊都撤退了，中國也不再去用牠來作總司令部。

聽說在中國尚未離開這個衙門之前，安南政府的領袖，固請中國的軍事當局，在離開的時候，要讓這個地方與安南政府，而法國的代表人物，也請中國的軍事當局，在離開的時候，要讓這個地方與法國政府。

在越南的中國軍事當局，正像在海陽橋的兩端的中國兵士，是處於中立的地位。以中越的悠久的各種的關係來說，中國實在不好意思去推却越南人的請求，然以最近的中法的條約來說，中國又不能去推却法國人的請求。前者是以情以至於以理而論，而後者是以法而論。

然而這個「法」，這就是最近的中法的條約，在越南的心目中，只是不合於情理，而且不合於「法」。其實，現在的安南人也像六十年前的一些安南人，以為這個條約，是中國人出賣安南的契約啊。

最近在重慶所簽的中法條約，據我在越北的觀察，不只越南人表示失望，就是國人之在這個地方的，也很不滿意。

上面已經指出，有些安南人士對於一八八五年的中法天津條約，已覺其為這是中國出賣安南於法國的條約。最近來，一般安南人，又以為在重慶所簽的中法條約，也是中國出賣安南於法國的條約，為什麼他們這樣的看法呢？

他們以為越南本來既為中國的郡縣或藩屬，中國沒有力量去保護安南，而免其滅亡於法國，也算罷了，然而中國擊退法軍的時候，還要與法國訂定承認法國去統治安南的條約，這是中國出賣越南於法國

。然而最甚的，是這次中國在越北接受日本投降，中國沒有佔領越北的企圖，這是越南人所感激的，但是中國不把越北交回越南，而却訂了中法條約，去把越北交與法國，這又豈不是中國出賣越北嗎？

不但這樣，越南人又以為像日本那樣專事侵略他人的國家，在其佔據越南的時候，還且承認安南政府的存在，而把以前法國在越南的好多政府機構，交給越南，而在中法條約中，在中國的眼中，只有法國政府，而沒有越南政府，這是他們所不能諒解的。

此外，越南人又指出，自日本投降之後，中國在東亞是居於領袖的地位，中國的政府當局，既一再聲明沒有向外佔據別的國家的領土野心，那麼中國也應設法去幫忙一些被迫的民族，使其能夠獨立自主，但在中國不只有這樣的作，反而與侵略者去訂約，使他們重受壓迫，這又是他們所不能諒解的。

而況，中國之於法國，為了越南的問題，在數十年以來曾以干戈相見。現在越北既已在中國之手，中國不去反抗法國的捲土重來，而給了越南以獨立自主的機會，反而引虎入室，這又是他們所不能諒解的。

這都是越南人的看法，因為他們有了這種看法，所以中法條約公佈之後，有一個時候，越南人對於中國的惡感，相當厲害，在越南的華僑，且恐怕為了這個原故，而引起越人排華的舉動，使他們又要吃大虧。

到了三月六日，法國軍隊事先未得我在海防駐軍的允准，而強行登陸，我方乃用武力去擊退，於是一些越南人，纔明白法國軍隊之來越北，並非我方引虎入室，而對於中國的惡感，始稍為減少。

其實，中國之到越北接受日本投降，乃一件事，而越南應否脫離法國而獨立，又是一件事，中法條約也有其背景與原因，可是從安南人看起來，中國對於越南的處置，只與法國人辦交涉，沒有使越南人去決定，這與他們的越人治越的原則，是相背馳的。

越南人對於中法條約，固是表示失望，一般國人之在越北的，對

於這個條約，據我個人的觀察，也是很滿意的。

照一般國人的意見，他們雖非反對軍隊及政府人員撤退，然而他們是異口同聲的批評，這個條約規定軍隊及人員撤退的日期，太過迫促。因為接收投降的事宜的結束，而尤其是軍隊撤退時的運輸與糧食問題的解決，並非在三月底以前能夠辦理妥當的。

不但這樣，除了我國的外交代表之外，他們又以為中央政府之簽訂這個條約，根本就沒有顧及他們的意見。結果是這個條約，對於我國沒有什麼好處，而對於法國却給他們好多意外的權利。比方，他們說在條約未簽之前，法國是願意開放海防為自由港的。法國人是願意讓越鐵路的一段可由中法兩國去共管。這都是對於中國西南各省而尤其是雲南與廣西的經濟的發展上有了極大的幫忙，可是現在的中法條約，却不是這樣。

他們承認條約中所規定我國人由海防而經滇越鐵路所運載的過境的免稅，是對於中國有利。然而他們又指出，這只是一種表面上的好處，因為在實際上，越南的法國政府，在以前所徵收的貨物過境稅，也不過百分之二。現在雖可以免了這些稅，但是假使法國在越南的政府，對於滇越鐵路的越段運費增加起來，則對於我國商人的貨物的運輸所損失的，比之百分之二的過境稅，還多得多。

這不過只是隨便的舉出國人之在越南的對於這個條約的不滿意的例子。其實，他們對於這個條約的不滿意的地方太多了。他們總說，外交部之簽訂這個條約，完全只顧及其所派在河內的親法的代表的報告，而絲毫沒有顧及其他方面的意見。

至於久住在越北的華僑之對於這個條約的失望，尤為顯明。他們經過法國人的長期的虐待，再經過日本人的殘酷的壓迫，現在能在國軍統治之下，當然是格外欣慰，可是國軍若撤退了，他們只怕法國人再用了傳統的虐待政策，而且恐怕受了安南人的排斥。因為安南人對於中法條約既很為失望，而對於華僑未必好感。最近來，安南人之於在越北的國人，雖是沒有什麼舉動，但是法國軍隊到了之後，做了

很多的越軌行為，便一般華僑更加憂慮，因為他們以為在國軍尚未撤退之前，法人已若是猖獗，那麼國軍撤退之後，華僑之要吃虧，是可想而知的。

六

總而言之，從法國的軍隊最近在海防而尤其是在河內的舉動來看，今後的華僑之住在越南的，其財產以至於生命的保障，固有問題，而今後法越之間的問題，更為嚴重。最近雖有了法越的協定，然而這個協定，安南人並不滿意。安南人既不願再受法國人的壓迫，也不願便安南成為法國的聯邦之一。而況，十餘日來法軍之在河內的種種越軌的舉動，如開入河內那一天人數不過一千二百人左右，而却大行示威。至於終日乘在鐵甲車上四處亂跑，如臨大敵，而加以種種搶掠，與處處尋釁，都便越人無可容忍。

又如，在三月二十八日法國的軍隊事前未得越南政府的同意，而突然去佔據了越南的財政部，使越南人仇恨法國的情緒愈為增高。結果是引起全河內的越南人罷工罷市。至於因為法軍的越軌行動，而引起法越衝突，到處可見。又如最近來的河內車站的法越兩軍的衝突：更足以證明法越的問題之愈趨嚴重。

百餘年來，法國用了武力去併吞越南，越南人時時處處受其虐待，越南人已忍無可忍，這次歐戰發生未久，法國本部在很短的時間中就為德國所征服，而在越南的法國軍隊，更在數個小時裏，被日本所壓制而投降。安南人對於法國以武力去統治安南的夢想，已失了信心，而在日人統治之下的法國人的處境之窘，生活之苦，更便在越南的法國人的尊嚴，喪失無遺，現在法國人又要重張旗鼓，捲土重來，而再用了傳統的壓迫殖民地的方法，去統治越南，法國是否有些力量，去這樣的作，固是成為問題，至於越南人之不能再去容忍這種作法，是無可疑的。

越南人在過去，也曾有過革命運動，可是終因自己力量單薄，與

法國的高壓手段，而歸於失敗，但是最近來的法國，大創之後，元氣未復，而最近來的越南人，不自己自有其政府，而且也有其軍隊。法越協定之所以不得不承認越南政府的存在，也可以說是由於法國明白了越南政府已有其軍隊作後盾，有了民衆去擁護。假使法國而不澈底的覺悟，越南實乃越南人的越南，而使越南有獨立自主的機會，還要

夢想以武力去統治越南，去壓迫越南人，那麼今後的越南，固是危機四伏，就是對於法國的本身，在一敗再敗之後，再去勞民傷財征服越南，未必就能使越南去屈服。就使越南屈服了，這種作法，結果恐怕也是有害於法國的本身啊！

美國社會學家華特之學說

孫本文

一 前言

論及心理學派的社會學家，我們首推美之華特，法之達爾德。二氏不僅是社會學發展初期的重要人物，而且是心理學派的先鋒。彼等生當十九世紀的後半，與二十世紀的初年，其著作大都在十九世紀末期二十年以內發表，其時正當斯賓塞學說風行極盛之後。斯賓塞學說的要點，爲「放任」(Laissez faire)說、進化論、與社會機體論。二氏學說對斯氏見解，均有所糾正。尤其是華特，自己是從研究斯賓塞出身，而對斯氏力予抨擊。不過華特不僅在糾正斯氏的錯誤，而尤在自己建立其重視心理因素的學說。華氏學說的要點，首在注重社會進化中的心理因素，次在力主人力指導社會變遷的可能。華氏這種見解，一面固然是對斯氏學說的反響，另一面亦受時代演變的結果。

就時代狀況說，其時正當工業革命後百餘年來資本主義漸形發展之際，歐美工業先進國家，都已感受財富分配不均及一般人民生活困苦的影響。斯賓塞的放任說，正予資本主義以發展的機會，而不足以救濟當時社會的流弊。華氏於是乃力倡「人力勝天」之說，主所謂「社會導進論」(Theory of Social Telesis)，以爲惟有人類利用其

智力與理性，乃能領導社會至於進步的環境，而救時代的弊病。

一 華特的生平

華特(Lester Frank Ward)於一八四一年生於美國伊利諾州之喬利益(Joliet)。早年受教育於當地學校，因家境貧寒，不得不輟學謀事。初在農村中工作，因甚好學，常偷閑讀書，故智識漸豐。感於大學教育之重要，乃於一八六〇至一八六二年在本雪爾文尼亞州之土文達(Towanda)入預科肄業，後因內戰發生而輟學，曾入軍隊服役三年。一八六五年往華盛頓，在財政部任事。此後歷在各機關任事。同時，華氏即在喬治華盛頓大學(當時稱哥倫比亞大學)聽課。一八六九年畢業，得文學士學位。一八七一年又得法學士學位。繼復研究植物學，於一八七三年得碩士學位。一八七七年，復由該校贈予法學博士名譽學位。一八八一年，在地質調查所任助理，一八八八年任爲地質專家。從一八七三至一九〇六年之間，繼續研究植物地質及其他有關科學。同時因受孔德與斯賓塞的影響，對於社會學，亦甚感興趣。故在畢業後，亦即從事於社會學的研究，並自訂研究計劃，爲以後著作之基礎。一八八三年出版其「動的社會學」(Dynamic Socio-